

第二十六回

歌庾户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

话说秦穆公深知百里奚之才，欲爵为上卿，百里奚辞曰：“臣之才，不如臣友蹇叔十倍，君欲治国家，请任蹇叔而臣佐之。”穆公曰：“子之才，寡人见之真矣，未闻蹇叔之贤也。”奚对曰：“蹇叔之贤，岂惟君未之闻，虽齐、宋之人，亦莫之闻也，然而臣独知之。臣尝出游于齐，欲委质于公子无知，蹇叔止臣曰：‘不可。’臣因去齐，得脱无知之祸。嗣游于周，欲委质于王子颓，蹇叔复止臣曰：‘不可。’臣复去周，得脱子颓之祸。后臣归虞，欲委质于虞公，蹇叔又止臣曰：‘不可。’臣时贫甚，利其爵禄，姑且留事，遂为晋俘。夫再用其言，以脱于祸，一不用其言，几至杀身，此其智胜于中人远矣。今隐于宋之鸣鹿村，宜速召之。”穆公乃遣公子絳假作商人，以重币聘蹇叔于宋，百里奚另自作书致意。

公子絳收拾行囊，驾起犍车二乘，径投鸣鹿村来。见数人息耕于陇上，相赓而歌。歌曰：

山之高兮无攀，途之泞兮无烛。相将陇上兮，泉甘而土沃。勤吾四体兮，分吾五谷。三时不害兮，饔飧足，乐此天命兮无荣辱！

絳在车中，听其音韵，有绝尘之致，乃叹谓御者曰：“古云‘里有君子，而鄙俗化’。今入蹇叔之乡，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风，信乎其贤也。”乃下车，问耕者曰：“蹇叔之居安在？”耕者曰：“子问之何为？”絳曰：“其故人百里奚有书，托吾致之。”耕者指示曰：“前去竹林深处，左泉右石，中间一小茅庐，乃其所也。”絳拱手称谢，复登车，行将半里，来至其处。絳举目观看，风景果是幽雅。陇西居士有隐居诗云：

翠竹林中景最幽，人生此乐更何求？

数方白石堆云起，一道清泉接涧流。

得趣猿猴堪共乐，忘机麋鹿可同游。

红尘一任漫天去，高卧先生百不忧。

絜停车于草庐之外，使从者叩其柴扉。有一小童子，启门而问曰：“佳客何来？”絜曰：“吾访蹇先生来也。”童子曰：“吾主不在。”絜曰：“先生何往？”童子曰：“与邻叟观泉于石梁，少顷便回。”絜不敢轻造其庐，遂坐于石上以待之。童子将门半掩，自入户内。

须臾之间，见一大汉，浓眉环眼，方面长身，背负鹿蹄二只，从田塍西路而来。絜见其容貌不凡，起身迎之，那大汉即置鹿蹄于地，与絜施礼。絜因叩其姓名，大汉答曰：“某蹇氏，丙名，字白乙。”絜曰：“蹇叔是君何人？”对曰：“乃某父也。”絜重复施礼，口称：“久仰！”大汉曰：“足下何人，到此贵干？”絜曰：“有故人百里奚，今仕于秦，有书信托某奉候尊公。”蹇丙曰：“先生请入草堂少坐，吾父即至矣。”言毕，推开双扉，让公子絜先入。蹇丙复取鹿蹄负之，至于草堂，童子收进鹿蹄。蹇丙又复施礼，分宾主坐定。公子絜与蹇丙谈论些农桑之事，因及武艺，丙讲说甚有次第，絜暗暗称奇，想道：“有其父方有其子，井伯之荐不虚也。”献茶方罢，蹇丙使童子往门首伺候其父。少顷，童子报曰：“翁归矣！”

却说蹇叔与邻叟二人，肩随而至，见门前有车二乘，骇曰：“吾村中安得有此车耶？”蹇丙趋出门外，先道其故。蹇叔同二叟进入草堂，各各相见，叙次坐定。蹇叔曰：“适小儿言吾弟井伯有书，乞以见示！”公子絜遂将百里奚书信呈上，蹇叔启缄观之，略曰：

奚不听兄言，几蹈虞难。幸秦君好贤，赎奚于牧竖之中，委以秦政。

奚自量才智不逮恩兄，举兄同事。秦君敬慕若渴，特命大夫公子絜布币奉迎。惟冀幡然出山，以酬生平未足之志，如兄恋恋山林，奚亦当弃爵禄，相从于鸣鹿之乡矣。

蹇叔曰：“井伯何以见知于秦君也？”公子絜将百里奚为媵逃楚，秦君闻其贤，以五羊皮赎归始末，叙述一遍：“今寡君欲爵以上卿，井伯自言不及先生，必求先生至秦，方敢登仕。寡君有不腆之币，使絜致命。”言讫，即唤左右于车厢中取出征书礼币，排列草堂之中。邻叟俱山野农夫，从未见此盛仪，相顾惊骇，谓公子絜曰：“吾等不知贵人至此，有失回避。”絜曰：“何出此言？寡君望蹇先生之临，如枯苗望雨，烦二位老叟相劝一声，受赐多矣！”二叟谓蹇叔曰：“既秦邦如此重贤，不可虚贵人来意。”蹇叔曰：“昔虞公不用井伯，以致败亡。若秦君肯虚心仕贤，一井伯已足。老夫用世之念久绝，不得相从，所

赐礼币，望乞收回，求大夫善为我辞！”公子綮曰：“若先生不往，井伯亦必不独留。”蹇叔沉吟半晌，叹曰：“井伯怀才未试，求仕已久，今适遇明主，吾不得不成其志。勉为井伯一行，不久仍归耕于此耳。”童子报：“鹿蹄已熟。”蹇叔命取床头新酿，之以奉客。公子綮西席，二叟相陪，瓦杯木箸，宾主劝酬，欣然醉饱。不觉天色已晚，遂留綮于草堂安宿。次早，二叟携樽饯行，依前叙坐。良久，公子綮夸白乙之才，亦要他同至秦邦，蹇叔许之。乃以秦君所赠礼币，分赠二叟，嘱咐看觑家间：“此去不久，便再得相叙。”再吩咐家人：“勤力稼穡，勿致荒芜。”二叟珍重而别。蹇叔登车，白乙丙为御。公子綮另自一车，并驾而行。夜宿晓驰，将近秦郊，公子綮先驱入朝，参谒了秦穆公，言：“蹇先生已到郊外，其子蹇丙亦有挥霍之才，臣并取至，以备任使。”穆公大喜，乃命百里奚往迎。

蹇叔既至，穆公降阶加礼，赐坐而问之曰：“井伯数言先生之贤，先生何以教寡人乎？”蹇叔对曰：“秦僻在西土，邻于戎、狄，地险而兵强，进足以战，退足以守。所以不列于中华者，威德不及故也。非威何畏，非德何怀，不畏不怀，何以成霸？”穆公曰：“威与德二者孰先？”蹇叔对曰：“德为本，威济之。德而不威，其国外削，威而不德，其民内溃。”穆公曰：“寡人欲布德而立威，何道而可？”蹇叔对曰：“秦杂戎俗，民鲜礼教，等威不辨，贵贱不明，臣请为君先教化而后刑罚。教化既行，民知尊敬其上，然后恩施而知感，刑用而知惧，上下之间，如手足头目之相为。管夷吾节制之师，所以号令天下而无敌也。”穆公曰：“诚如先生之言，遂可以霸天下乎？”蹇叔对曰：“未也。夫霸天下者有三戒：毋贪，毋忿，毋急。贪则多失，忿则多难，急则多蹶。夫审大小而图之，乌用贪？衡彼己而施之，乌用忿？酌缓急而布之，乌用急？君能戒此三者，于霸也近矣。”穆公曰：“善哉言乎！请为寡人酌今日之缓急。”蹇叔对曰：“秦立国西戎，此祸福之本也。今齐侯已耄，霸业将衰。君诚善抚雍渭之众，以号召诸戎，而征其不服者。诸戎既服，然后敛兵以俟中原之变，拾齐之遗，而布其德义，君虽不欲霸，不可得而辞矣。”穆公大悦曰：“寡人得二老，真庶民之长也！”乃封蹇叔为右庶长，百里奚为左庶长，位皆上卿，谓之“二相”。并召白乙丙为大夫。自二相兼政，立法教民，兴利除害，秦国大治。史官有诗云：

子綮荐奚奚荐叔，转相汲引布秦庭。

但能好士如秦穆，人杰何须问地灵。

穆公见贤才多出于异国，益加采访。公子綮荐秦人西乞术之贤，穆公亦召用

之。百里奚素闻晋人繇余负经纶之略，私询于公孙枝，枝曰：“繇余在晋不遇，今已仕于西戎矣。”奚叹惜不已。

却说百里奚之妻杜氏，自从其夫出游，纺绩度日，后遇饥荒，不能存活，携其子趁食他乡，展转流离，遂入秦国，以浣衣为活。其子名视，字孟明，日与乡人打猎角艺，不肯营生。杜氏屡谕不从。及百里奚相秦，杜氏闻其姓名，曾于车中望见，未敢相认，因府中求浣衣妇，杜氏自愿入府浣衣，勤于捣濯，府中人皆喜，然未得见奚之面也。一日，奚坐于堂上，乐工在庑下作乐，杜氏向府中人曰：“老妾颇知音律，愿引至庑，一听其声。”府中人引至庑下，言于乐工，问其所习。杜氏曰：“能琴亦能歌。”乃以琴授之，杜氏援琴而鼓，其声凄怨，乐工俱倾耳静听，自谓不及。再使之歌，杜氏曰：“老妾自流移至此，未尝发声，愿言于相君，请得升堂而歌之。”乐工稟知百里奚，奚命之立于堂左，杜氏低眉敛袖，扬声而歌。歌曰：

百里奚，五羊皮！忆别时，烹伏雌，舂黄齏，炊粳粿。今日富贵忘我为？
百里奚，五羊皮！父梁肉，子啼饥，夫文绣，妻浣衣。嗟乎！富贵忘我为？
百里奚，五羊皮！昔之日，君行而我啼，今之日，君坐而我离。嗟乎！富贵忘我为？

百里奚闻歌愕然，召至前询之，正其妻也。遂相持大恸。良久，问：“儿子何在？”杜氏曰：“村中射猎。”使人召之。是日，夫妻父子再得完聚。穆公闻百里奚妻子俱到，赐以粟千钟，金帛一车。次日，奚率其子孟明视朝见谢恩，穆公亦拜视为大夫，与西乞术、白乙丙并号将军，谓之“三帅”，专掌征伐之事。

姜戎子吾离，桀骜侵掠，三帅统兵征之。吾离兵败奔晋，遂尽有瓜州之地。时西戎主赤斑见秦人强盛，使其臣繇余聘秦，以观穆公之为人。穆公与之游于苑囿，登三休之台，夸以宫室苑囿之美。繇余曰：“君之为此者，役鬼耶，抑役人耶？役鬼劳神，役人劳民！”穆公异其言，曰：“汝戎夷无礼乐法度，何以为治？”繇余笑曰：“礼乐法度，此乃中国所以乱也！自上圣创为文法，以约束百姓，仅仅小治。其后日渐骄淫，借礼乐之名，以粉饰其身，假法度之威，以督责其下，人民怨望，因生篡夺。若戎夷则不然，上含淳德以遇其下，下怀忠信以事其上，上下一体，无形迹之相欺，无文法之相扰，不见其治，乃为至治。”

穆公默然，退而述其言于百里奚。奚对曰：“此晋国之大贤人，臣熟闻其名矣。”穆公蹴然不悦曰：“寡人闻之：‘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。’今繇余贤而用于戎，将为秦患奈何？”奚对曰：“内史廖多奇智，君可谋之。”穆公即

召内史廖，告以其故。廖对曰：“戎主僻处荒徼，未闻中国之声。君试遗之女乐，以夺其志，留繇余不遣，以爽其期。使其政事怠废，上下相疑，虽其国可取，况其臣乎？”穆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与繇余同席而坐，共器而食，居常使蹇叔、百里奚、公孙枝等，轮流作伴，叩其地形险夷，兵势强弱之实。一面装饰美女能音乐者六人，遣内史廖至戎报聘，以女乐献之。戎主赤斑大悦，日听音而夜御女，遂疏于政事，繇余留秦一年乃归。戎主怪其来迟，繇余曰：“臣日夜求归，秦君固留不遣。”戎主疑其有二心于秦，意颇疏之。繇余见戎主耽于女乐，不理政事，不免苦口进谏，戎主拒而不纳。穆公因密遣人招之。繇余弃戎归秦，即擢亚卿，与二相同事。繇余遂献伐戎之策。三帅兵至戎境，宛如熟路。戎主赤斑不能抵敌，遂降于秦。后人有诗云：

虞违百里终成虏，戎失繇余亦丧邦。

毕竟贤才能干国，请看齐霸与秦强。

西戎主赤斑，乃诸戎之领袖，向者诸戎俱受服役，及闻赤斑归秦，无不悚惧，纳土称臣者，相继不绝。穆公论功行赏，大宴群臣。群臣更番上寿，不觉大醉，回宫一卧不醒。宫人惊骇，事闻于外，群臣皆叩宫门问安。世子召太医入宫诊脉，脉息如常，但闭目不能言动。太医曰：“是有鬼神。”欲命内史廖行祷。内史廖曰：“此是尸厥，必有异梦，须俟其自复，不可惊之，祷亦无益。”世子守于床席之侧，寝食俱不敢离。直候至第五日，穆公方醒，颡间汗出如雨，连叫：“怪哉！”世子跪而问曰：“君体安否，何睡之久也？”穆公曰：“顷刻耳。”曰：“君睡已越五日，得无有异梦乎？”穆公惊问曰：“汝何以知之？”世子曰：“内史廖固言之。”穆公乃召廖至榻前，言曰：“寡人今者梦一妇人，妆束宛如妃嫔，容貌端好，肌如冰雪，手握天符，言奉上帝之命，来召寡人，寡人从之。忽若身在云中，缥缈无际，至一宫阙，丹青炳焕，玉阶九尺，上悬珠帘，妇人引寡人拜于阶下。须臾帘卷，见殿上黄金为柱，壁衣锦绣，精光夺目。有王者冕旒华袞，凭玉几上坐，左右侍立，威仪甚盛。王者传命：‘赐礼！’有如内侍者，以碧玉罍赐寡人酒，甘香无比。王者以一简授左右，即闻堂上大声呼寡人名曰：‘任好听旨，尔平晋乱！’如是者再。妇人遂教寡人拜谢，复引出宫阙。寡人问妇人何名，对曰：‘妾乃宝夫人也。居于太白山之西麓，在君宇下，君不闻乎？妾夫叶君，别居南阳，或一二岁来会妾。君能为妾立祠，当使君霸，传名万载。’寡人因问：‘晋有何乱，乃使寡人平之？’宝夫人曰：‘此天机不可预泄。’已闻鸡鸣，声大如雷霆，寡人遂惊觉，不知此何祥也？”廖对曰：“晋侯方宠骊姬，疏太子，保无乱乎？”

天命及君，君之福也！”穆公曰：“宝夫人何为者？”廖对曰：“臣闻先君文公之时，有陈仓人于土中得一异物，形如满囊，色间黄白，短尾多足，嘴有利喙。陈仓人谋献之先君。中途遇二童子，拍手笑曰：‘汝虐于死人，今乃遭生人之手乎？’陈仓人请问其说，二童子曰：‘此物名狷，在地下惯食死人之脑，得其精气，遂能变化，汝谨持之！’狷亦张喙忽作人言曰：‘彼二童子者，一雌一雄，名曰陈宝，乃野雉之精，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’陈仓人遂舍狷而逐童子，二童子忽化为雉飞去。陈仓人以告先君，命书其事于简，藏之内府，臣实掌之，可启而视也。夫陈仓正在太白山之西，君试猎于两山之间，以求其迹，则可明矣。”穆公命取文公藏简观之，果如廖之语，因使廖详记其梦，并藏内府。

次日，穆公视朝，群臣毕贺。穆公遂命驾车，猎于太白山。迤迤而西，将至陈仓山，猎人举网得一雉鸡，玉色无瑕，光采照人，须臾化为石鸡，色光不减，猎者献于穆公。内史廖贺曰：“此所谓宝夫人也。得雌者霸，殆霸征乎？君可建祠于陈仓，必获其福。”穆公大悦，命沐以兰汤，覆以锦衾，盛以玉匱。即日鸠工伐木，建祠于山上，名其祠曰“宝夫人祠”。改陈仓山为宝鸡山，有司春秋二祭。每祭之晨，山上闻鸡鸣，其声彻三里之外。间一年或二年，望见赤光长十余丈，雷声殷殷然，此乃叶君来会之期。叶君者，即雄雉之神，所谓别居南阳者也。至四百余年后，汉光武生于南阳，起兵诛王莽，复汉祚，为后汉皇帝，乃是得雄者王之验。毕竟秦穆公如何定晋乱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